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节气的轮回就像时间留下的脚印，四季的物候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一场锦城夜雨淅淅沥沥，早上起来，小区庭院里构树的雄花序落了一地，庭院中，一棵樱桃树果实累累，挑逗着视觉。

街头的刺桐花依然在火红盛放，林梢簇簇红霞烂，春天却已渐行渐远，暮春谷雨，城市的空气中已嗅到初夏的气息。

## 红樱桃 人摘时踢破珠

樱桃红了，吃樱桃的季节就到了。白居易是个喜欢抢着吃樱桃的人，“鸟偷飞处街将火，人摘争时踢破珠。”只是，我家庭院中就一棵樱桃树，栽了许多年，樱桃一年比一年结得多，多半都被鸟儿们啄跑了。樱桃的果是核果，肉质酸甜多汁的果肉里面有一个内果皮形成的坚硬的果核。鸟儿们对樱桃总是分外感兴趣，圆囡囡地把樱桃吃下去后，果核会在鸟类的身体里保存完好，周游一圈后又随着把把传播出去。

“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公元761年，成都樱桃熟了的季节，杜甫把一个锦字挂在了脸上，只是草堂没有樱桃树，杜甫没有樱桃可以摘。不过，当地和相邻的田父野老十分体贴地为诗人送上了一大竹篮新鲜樱桃。老杜开心感动之中，却从这“万颗匀圆”的樱桃里，突然就回忆起当年在长安时，皇帝赐他樱桃的前尘旧事。如今在成都，经过一番蹉跎，终于有了草堂住还有了樱桃吃，杜甫又念叨起那个从来就不喜欢他的肃宗皇帝的好。诗人吃着樱桃抒发了一番忧时伤乱感慨，肃宗已逝，这大唐天下又将何去何从？大唐诗人中，同样是吃个樱桃写诗发朋友圈，唯有诗圣吃出了如此情感充沛的君臣与家国情怀。

中国古诗词中登场亮相的樱桃原产自中国，也叫做中国樱桃。从这个季节开始一直到初夏，另有一种好吃的大樱桃纷纷上市。虽说欧洲甜樱桃这种植物的中文名字带着“欧洲”二字，但实际上，它最早起源于西亚一带，成都人更习惯叫它“车厘子”，这个名字源自英文cherry，经过人类驯化在欧洲大陆广泛种植后，“车厘子”有了众多的品种，成为一种大味甜的著名温带水果。成都周边岷江干热河谷的山地，“车厘子”也被广泛种植。红红的中国樱桃远没有车厘子那么壮硕和高产，它总是出现在春末初夏的时节，玲珑剔透的身体吹弹可破。难怪杜甫一边伤心念叨着一边却“数回细写愁仍破”，樱桃来之不易，就算是小心的不要不要，还是给弄破了好多，让你读着诗都替杜甫心疼。

红红的樱桃就是这样引诱挑逗着你，它娇羞动人带着清灵飘逸的风格，散发出珊瑚珠般的诱人光泽，会让你对即将到来的川西初夏时光有着无比美好的期待。

# 走了春光 红了樱桃

□孙海文图



樱桃

## 那时桤木 笼竹和烟滴露梢

唐代，樱桃是极为珍奇的佳果之一，所以皇帝才会以樱桃赏赐臣子。杜甫在浣花溪畔自建自家的草堂时，他在屋边栽上了青松翠竹，不过，草堂西的水边还有好大一块空地，这么大地栽些什么树木才好呢？“草堂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杜甫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求助信息。

虽说杜甫对吃樱桃有很多特殊情感，他也没有听过那首《樱桃好吃树难栽》的歌，不过，樱桃树的确是一种怕冷怕热、怕旱怕涝，需要精心照顾的果树，所以栽樱桃树，杜甫没有那个耐心。杜甫想起了自己的好友，时任利州绵谷尉的何逊，在他的家中，杜甫见到了川西山野中极常见的桤木，听说桤木成林很快，只需要三年就可以长大成材，于是杜甫毫不犹豫地给好友伸手要桤木树苗。比起栽樱桃树，杜甫很实在地说：“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

桤木多产于四川蜀中一带，也称“蜀木”。北宋文学家王安石曾写道：“濯锦江边木，小园封植半华滋。濯锦江流经成都，为成都的护城河，枝叶丰茂的桤木曾经是成都最为常见的树种，桤木速生，春日里枝叶生长极快，到了夏日，桤木浓郁的树荫却可以为人们带来阴凉。蜀地百姓对这种生长迅速的树木也甚为喜爱，栽植桤木于房前屋后，常做薪材燃料，苏东坡说：“桤木三年已足烧。”

杜甫要来了桤木树苗后，将这些小苗精心地栽植于草堂周围，不久后，草堂周围就长出了一片桤木树林，杜甫后来在《堂成》一诗中满怀喜悦地写下：“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杜甫将草堂建在桤林之中，茂密的桤木叶遮蔽了夏日强烈的阳光，竹影稀疏的草堂被缥缈的轻烟笼罩，在这里生活是如此的惬意，时光静好，就连风吹树叶和露水从树梢滴落的声音都能听见。想来草堂边桤林初成，杜甫也难掩喜悦，于是又在此诗中回应了自己当年“非子谁复见幽心”时的期许吧。

桤木速生成材和它们能够固氮的本领有关，它们有发达的根系，根部还生长着根瘤，里面生活着固氮细菌，这些细菌能够固定空气中游离的氮素。正因为桤木自带根瘤固氮的特殊技能，可以通过固氮细菌制造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所以植株能迅速成材，这也是“饱闻桤木三年大”的原因。桤木是一种十分优秀的造林树种，在成都周边川西山地也栽植极多，常在山地长成成片的桤木林。不过，这种随处落叶、枝桠繁多，被称为“蜀木”的速生树种，还是从成都城市街头失去了踪影。



香花槐



桤木



洋槐



滇黄精

## 滇黄精 君看他时冰雪容

和渐渐入夏的城市不同，四月的山野春意正盛。离成都不足一百公里的西岭群山的山野中，滇黄精已长出了幼苗，春雨滋润下，它们很快将迎来开花季节。黄精属的植物是一类有根状茎的百合科草本植物，它们广布于北温带，川西的山野是数十种黄精属植物的分布地。

滇黄精，有着众多的传说，这种被称为“仙人饭”的植物在川西生活在海拔700-3600米的林下灌木丛或阴湿草坡间。滇黄精近连珠状的根状茎，干燥后亦是药材“黄精”的来源之一。它还被称为“仙人余粮”，这真是让人怦然心动的神奇名字。传说中黄精有去除白发返老还童的功效，难怪曾在青城客居的杜甫会在《丈人山》一诗中写下“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容”的诗句。

不过，杜甫在成都建起草堂定居之前，一直飘泊西南天地间，居无定所，一大家子生活亦是极为窘迫，甚至一度无以为食，只能依靠上山在雪地中挖黄精充饥。他还写诗高度评价了帮助自己挖黄精的白木柄小锄头：“长饒长饒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在诗中他还说：“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脰。”诗人将自己生活的极度困顿用了诗的浪漫来化解，在平凡艰辛的生活细节中流露着真性情，这便是诗圣的伟大与感人之处吧。

滇黄精根状茎常为圆柱状，茎间结节膨大如链珠一般，又常一头粗、一头细，在粗的一头还有短分枝，状如鸡头，所以民间常称之为“鸡头黄精”。黄精也是传统的药食两用的植物，直到今天，对这种传奇植物神话中的功效，无论是“返老还童”还是“美容养颜”，对一些极需心理暗示的人而言，也极具心理安慰价值。

## 洋槐花 含苞待放盘中餐

又到了洋槐花开放的时节，成都的大街小巷间，一串串洁白的槐花挂满枝头，整个城市都弥漫着洋槐花的香甜。然而，此时此刻，轻嗅着空气中洋槐花素雅清甜的芬芳，对一些等待了一年的资深吃货而言，这香味便是在通知他们：吃洋槐花的季节终于到来了！

在这个时候，成都周边乡镇的集市里也偶有新鲜洋槐花出现，它们总是会受到最热烈的追捧。槐花的做法和吃法多种多样，选用刚刚含苞待放的花骨朵，生吃、干蒸、做饺子馅、槐花饼、槐花麦饭、槐花炒鸡蛋……对于成都人来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洋槐是清末才从欧洲和日本等地引入中国，不过，因为适应力强，很快就在中国南北各地广泛栽植。而成都的湿润气候，对洋槐来说更是显得得天独厚，相比乡土植物国槐树，速生的洋槐反而成为了成都最为常见的行道树种。

成都满城洋槐花开的时候，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的校园内一处不太起眼的角落，还能看到花姿美丽的香花槐在绽放。它们粉红色的花朵衬托着年代悠久的教学楼，一串串垂挂满枝，芬芳怡人。香花槐总是会让人初一见面便心生喜欢。这种美丽的观花树原产西班牙，它们花的形态和洋槐非常接近，是洋槐的园艺杂交种。

做为杂交的园林品种，香花槐花后结不出豆荚，没有可育的种子，它们通过扦插组培的方式进行繁殖。香花槐的花朵大，花量多，花期能够长达一个月以上，每年甚至还可以两次开花。它们还有着强大的适应能力，在中国南北栽植皆宜，于是逐渐成为备受赞誉的城市观花新树种。也许，不久的将来，在成都各条以槐为名的街道上，也能发现它们优雅瑰丽的一串串花序在春光之中摇曳生姿。

## 黄芩蒲 『水岸蝴蝶』翩翩飞

浣花溪公园沧浪湖畔，水边黄芩蒲正在开放，活脱脱如一只只水边的黄蝴蝶翩翩欲飞。从春天一直到初夏，都是黄芩蒲的花季，在成都各个公园的水岸边，总会发现它们金色的身影。黄芩蒲的叶型和天南星科水生植物菖蒲有几分相似，它们植株高大，叶似长剑，虽然名字中带着“蒲”二字，但黄芩蒲却是不折不扣的鸢尾属成员，和天南星科的菖蒲没有任何关系。

黄芩蒲也是成都最早开放和开得最久的鸢尾花，这是一种原产欧洲中南部和北部的鸢尾，非常喜欢水生的环境。在今天，身材高大身性健壮的黄芩蒲已经成为了一种优秀的园林水景植物，在世界各地的园林水景中几乎都可以见到它们美丽的背影。

很早以前，在法兰克人生活过的法兰德地区利斯特河沿岸曾经自然生长着黄芩蒲。相传，法国的第一任国王克洛维一世加冕时，得到了上帝送来的礼物，那是一朵金色的鸢尾花，后来，法国人便以鸢尾纹章做为了法王标志。贞德曾高举绘有金色鸢尾纹章的圣旗与英国人作战，后来贞德被人出卖，遭受宗教审判被火刑处死。许多年后，教会对贞德平反昭雪，并在巴黎圣母院内竖立起她的雕像，尊为“圣女贞德”，而贞德高举的旗帜上的金色鸢尾纹饰也成为了光明、自由和民族纯洁的国家象征。

四月初，成都城南锦城湖畔，落日夕阳下，黄芩蒲盛开的花朵金光灿灿，一只野鸭从高大的黄芩蒲花丛中扑棱棱地飞起，一片在夕阳余晖中的金色花朵在晚风中摇摆，如此的辉煌华丽和光彩夺目，于是再不解理解浪漫的法国人为什么选择了这金色的鸢尾花做标志。



黄芩蒲



更多川西物候记，扫码上封面新闻。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新闻资讯